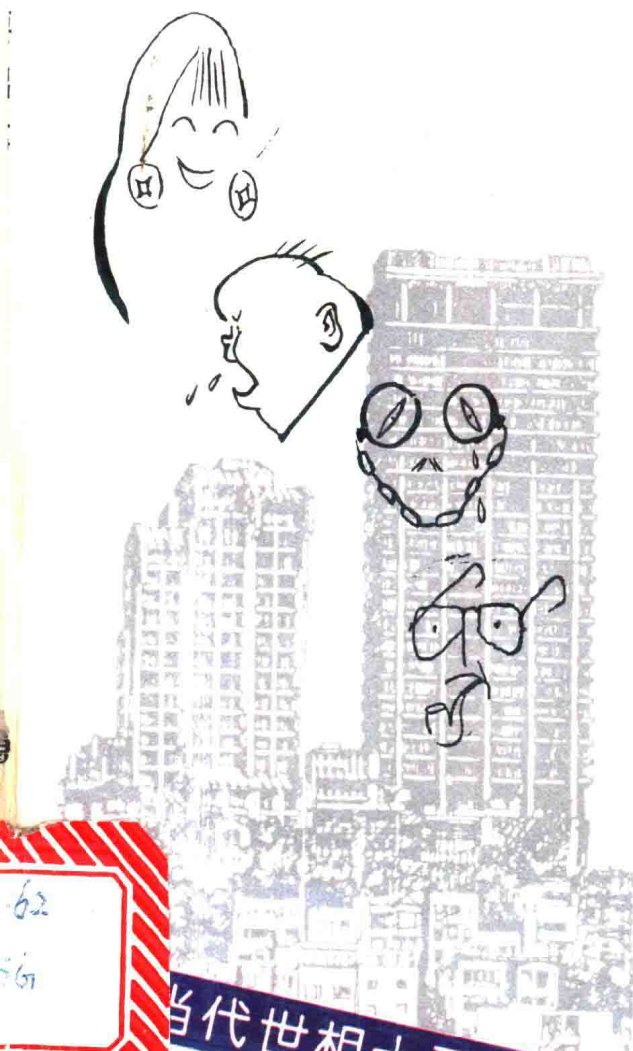


韩少功

# 真要出事



当代世相十万言 •



# 真 要 出 事

韩 少 功

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

• 北 京 •

(京)新登字100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真要出事/韩少功著. —北京: 中共中央  
党校出版社, 1995.2

(当代世相十万言/洁泯主编)

ISBN 7-5035-1124-9

I .真… II .韩… III .文学-作品综合集-  
中国-当代 IV .121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94)第13990号

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海淀区大有庄100号)

民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5年2月第1版 1995年2月第1次印刷

开本: 787×960毫米 1/32 印张: 5.625

字数: 97千字 印数: 1—6000册

定价: 6.80元

# 《当代世相十万言》

## 主编人言

如今日新月异的潮流，倘与十多年前相比，几同隔世。改革开放引来的经济大潮冲刷着整个社会肌体，大化衍行，万家错布，人们的价值观念、生存方式、人际关系的变迁，呈现着纷繁交错的世情百态。人性本是个色彩纷呈的世界，多少年来有如深埋在生活土壤中的矿藏，在关闭的岁月中蛰伏不动，一旦大潮泄洪，波涛飞溅，无数千姿百态的浪花随之汹涌而出，壮丽无比，蔚为奇观。

当兹人们在求生存、谋发展的时刻，瞬息间转换着原有的人生追求和价值取向。过去视为畏途的，而今豁然现出顺境；昔日视经商敛钱为大恶的，今日纷纷下海而成为天经地义；几十年来称富有者姓资并以一穷二白为自豪的，如今观念有变，取得了勤劳致富是合乎情理且光荣的共识。

社会舞台无休止的旋转，映现出数不尽的人们心理神态的转换。诸如脑体倒挂下老粗腾达、教授卖饼；大款大腕之既作威作福又空虚无聊；个体经营者不止有狡黠手段，还包藏着小蛇吞大象之志；饥来驱我去者仍终日价奔波于生活线上，日逐生长着永不满足的一点微小的欲望。在思潮纷纭中，两

代人的代沟继续加深，见仁见智，少长反目；家庭婚变，笑声与哭声齐奏；有识者弃职从商，志在他国；而笃学者仍浸润于书卷，不羨高楼不羨金。总之世情幻奇，莫能揣测，善恶同在，天使与魔鬼齐飞，由此生发的人间之喜怒哀乐，悲欢与俱，难以穷尽。

从来习惯于写千部一腔、千人一面的作家，现在也无须发愁怎样去“蹲点”深入，眼下的万千景象，放在面前的活生生的各色面孔，声情各异的诸种形象，已目不暇接地投入到文学家的笔下。有情发乎“酌贪泉而觉爽”的心计，有“鱼我所欲也，熊掌亦我所欲也”的天然愿望，有“形近而易见”的善恶分明者，也有“心远而难明”的心肠莫测者。作家倘能撷其真情，形诸笔端，虽不能算是不朽的盛事，但因此勾画出当前大动脉跳动中的一嘴一鼻，人情变故，记叙现实年轮所经由的轨迹，观察奔波于人生阡陌上的履痕处处，借此照出一点当世的众生形相及其若干心态，看来未见得不是一件引人兴味而可咀嚼的事情罢？

于是编者于今年初夏走访文学界诸家，承蒙不弃，欣然赞同并慨然应允写稿，乃商定分别执笔成书十种，陆续付梓，以飨读者。

洁 泯

一九九三年秋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自序 .....   | 1   |
| 收水费 .....  | 2   |
| 笑的遗产 ..... | 10  |
| 故人 .....   | 18  |
| 人迹 .....   | 27  |
| 真要出事 ..... | 37  |
| 火宅 .....   | 58  |
| 昨天再会 ..... | 111 |

## 自序

这本小集子的选编，遵照洁泯先生和出版者的设想，偏重于社会性、现实性较强的一类。

处在90年代的中国，处在一种激烈的文化拯救和社会重照来临之际，我没法冷却自己的社会热情，没法成为一个总是在远观现实的艺术独行者。短兵相接的遭遇总是无可避免的。

这个集子是我作品的一部分，也许更为明朗地表现出我的现实立场。显然这种立场也包括：我惊羨艺术家的精微和纯净，但艺术不应成为冷血者的逍遥。在很多时候，我更愿意呼吸着现实，成为一个有话直说的常人。

1994年7月

## 收水费

我居住河西的时候，所在那一幢居民楼有4个门道，每一门道左右5层共10户人家。每到月底，供水公司的人只是看一下总水表，给各门道填发收款通知。几天后，待各门道的水费集中了，他再来收取。

我们这个门道每月轮出一个经手人，帮助供水公司逐户抄表收费。我也当过经手人。这是我结识邻居的机会，但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我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，逐月积累下来的一叠收费表上，他们都只有房号，只是房号。比方说，我就是3号。

10号每月的用水量总是大得惊人。大概这一家孩子多，而且全家轰轰烈烈生产致富，不知从何处接来一大包一大包的旧塑料袋，把它们拆开，洗净，然后再送到某个工厂去。家里成了小工厂，工业用水的消耗自然非同一般。敲开10号的房门，机器哒哒声和流水哗哗声立即扑打我满脸满怀，使我面肌隐约发麻。应门的常常是一个约莫六七岁的男孩，小圆脸黑乎乎的。户主呢，在堆垒如山的原材料和成品那边，在里屋内不露面，大概手头正沾着活，或者不方便爬过山来，只是抛出一两句粗粗的噪音，算是忙者的回礼。小孩显得很懂事，立刻把

我引向水表，搬开卫生间里的鸡笼、脚盆、锄头，还有几大包产品，手脚十分麻利。完成这浩大复杂的工程之后，水表才从墙角探出头来，你才可以用扬腿劈胯的高难动作，让一只脚越过高高障碍探过去，踮在湿漉漉的水泥地上，让上身趋近鸡粪味，也趋近水表，看清表上的数字。“又是18吨半！”小孩向父亲传报了陪同核查的结果，不再说什么，熟练地找来一支烟和一盒火柴递给我。我不要，他便把烟叼到自己嘴上，笑得极天真而纯厚。

8号的用水量总是最小的，小得简直如用香油，没法不让人生疑——他们会不会破坏水表以偷水？8号门外的楼道是这一家扩张出来的废旧用品仓库，竹篓、旧铁炉、破竹床、包装木箱或纸盒，勾心斗角地靠墙堆码，如同忆苦思甜的展品，把楼道挤得日渐狭窄，只容侧身过人。行人经过时，免不了对8号门报以白眼或嘀嘀咕咕。要是扛一辆单车从这儿经过，那就更为难了。稍不小心撞坏了这家的一块藕煤，这家的女人就会拿着藕煤碎块找上门来，罪证确凿，非让你赔偿不可。去他们家倒不用敲门，门旁有一按钮，按一下，门内隐约有悦耳铃声，后来我听说那是男主人用一台破电子钟改装而成的，足见其心灵手巧。铃声落定，男主人的脸从门缝里露出来，脸瘦鼻尖，看清来人后便笑容可掬而且门缝更为展扩。收费惊动了他全家。几双神形酷似的眼睛齐刷刷在他身后汇集，都警惕地盯着我，如列阵迎战乞丐或窃贼或敌国特使，使我不由

自主心怯腿软，进退无措。8号男人总是反复说明他家用水少的原因，以防邻居对他家的怀疑。拖地板用洗过菜的水啦，洗脚用洗过脸的水啦，冲厕所用洗过脸的水啦，再加上家里人口少(?)，再加上他们每个星期天都去岳母家吃住，家里一个月用不了几滴水等等。看他家的水表，黄锈水弥漫在表内，看不大清楚。8号男人说不用看，他已经查过了。墙上贴着一张纸，记载他历次预先自查的数据，算是对收费工作的紧密配合。

9号住着一对退休老夫妻。老头大半辈子在银行工作，与钱打交道，对窃贼最为提防，所以他家的门最难敲开。你不能光敲，必须呼叫，主人听出来人的声音耳熟，才会来开门。不仅有防盗铁门，木门上还有铁栓、安全链、大小两三把锁，组成了立体的钢铁防线，即使主人自己，不费一番努力也是开不了门的。老两口对有幸入门的客人都很热情，泡糖茶，递香烟，端上水果。房内打扫得窗明几净，几枝月季在客套话的滋润下盛开着触目嫣红。银行退休干部正在喝中药。说起门，他感慨最多，消息也最灵。他说晚报已经刊载了，哪儿哪儿遭窃，哪儿哪儿被抢；他说自己出门时把所有的存折都贴身带着，以防万一。他还建议我借收水费的机会，把各家各户串通一下，大家订一个联防轮流值班制度，或者雇请一个保安人员，他情愿出一份钱。

7号的门上贴着剪纸的大红喜字，自然是新婚

之香巢。小两口在很远的工厂里工作，我白天敲不开门，只得晚上再去。我查看水表时，发现卫生间的水在哗哗哗白流，提醒主人，7号男人才来关了水龙头。他说他没听见水流声，原来厅里乐声大作，立体音响轰击着青春岁月。粉红色的朦胧光雾里，几对青年男女翩翩起舞，另一位女士坐在男友的膝盖上，娇嗔地让他给她喂葡萄。在另一间房里，有很多空酒瓶和一堆果皮纸屑，有大堆黄澄澄的木料，看来主人还准备打制家具，构造新生活。7号男人小胡子，十分豪爽，哗地撕破烟盒，给我递上进口的美国烟，还说要介绍一条“右腿”陪我跳一圈。对于水费，他根本不在意，算多少都可以。一张大钞票塞给我还不让我找还零钱。

4号则永远宁静，总是紧闭着门。主人姓什么，是干什么的，这里无人知晓。好像只住了一位中年男人，我偶有一次见他弓着背出门去，不知他何时潜入了他的房间，真有点神出鬼没。他也不认识任何人，前几天才与我点过头，现在我敲开门，他又问，你是谁？来找谁？我说我是你邻居，来收水费的。他说，收了怎么又收？我说每个月都要收的。他哦了一声，把我引向电表的方向。我说，水表在卫生间里。他又哦了一声，拍拍自己的脑袋，有点不好意思。他用水极少，大概除了喝水，是很少擦洗地板、桌椅乃至很少做饭的。房里空空，确实没有什么家具，一个床垫放置墙角便算是床。地上堆码着很多书，有几本线装书摊开了，书内夹着

一些冒出头的纸条。我说下个月该轮到他来收水费了，他吓了一跳，紧张得脸色灰白，说他对数字最糊涂，不能干这种事，他决不收水费也不收电费。我说每家都要轮上的。他想了想，说硬要这样的话，他让他姐姐来帮忙。他始终没问我姓甚名谁，当然问了也没用，他记不住的。他在这里只是一个若隐若现的传说，一个似有似无的假定，不可能成为任何人真正的邻居。

1号在我家的楼下，在这十户人家中最显优雅精致。门前的空地被栅栏一隔，成了他们的私家花园，种上了各种奇花异草，还有盆景假山，揽黄山漓江等天下名胜于一园。常见一群群陌生人来此干活，用陶砖垫出园中小径，或用水泥灌制成预制构件，再搭出花园旁的偏房。这些人干活很卖力，干完活不吃饭就走，连茶水也不多喝。他们叫1号男人为“科长”。科长背着手指点他们干活，也常常踱步小径观赏满园春色。他和蔼可亲，是个公共事务的热心人，好几次发动组织邻居们签名上书市政府，要求在附近增建医院，要求改善自来水的品质，等等，工作得十分尽力。他家浇灌春色，但用水不算多，水表维护得最好——曾有陌生人笑盈盈地上门来检修，发现有点问题，便立即换上新产品，就像检修他家的电视机和电饭锅。科长一听说这个月各户用水之和又与总水表显示的数量有较大差距，便背着手沉思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方法。他说一定有人偷水，损害公共利益。很可能是8号搞了

鬼名堂，应该对8号进行正面思想教育。他也常批评7号忘记关水龙头，水顺着楼道哗哗往下淌，虽说自己付钱，但浪费了国家财产。年轻人啦，不懂得过日子的甘苦，也不懂得国情。他从不给我递烟，也不准我在他家抽烟。对我的支气管和肺关怀备至。他背诵抽烟致癌的统计数据，说着连连清嗓子，似乎数据也很恶毒，他对通过了数据的嗓子必须及时检查和清理。

2号处1号之侧，住着颇为拥挤的四代共六七口人，生长着婴孩越来越宏亮的啼哭。当家的人称孟爹，也退休居家，常去钓鱼。他对身旁1号的动静最为关注，我一上门他就抢先要查阅1号的用水数量，从近几个月数字的变化，他老谋深算地判断，1号不但装了热水器，这个月肯定又添置了全自动洗衣机。“他家里有钱，有钱。他家细细最近又进了外贸公司做大生意，越是有钱的人家越来钱。这叫钱找钱，钱结伴。”他这一番评说引出长叹，我听不出是赞叹还是悲叹。他家的卫生间窗子被木板全部封闭，漆黑一团，白天看水表也得动用手电筒或划火柴——似乎电灯坏了。

最难收来水费的人家该算6号。6号住着一对夫妇，都在剧团工作，离了婚，因为找不到房子，只得暂时“非法同居”一户，已有一年多。男的常不在家，是否另有新欢外人不得而知。女主人声称他们的财务已分开，她只能付她的那一半水费，决不给那个杂种垫付或代付。数着角票分币的时候，她

还气呼呼地说她完全不该付这么多，她用水省，总是在剧团洗了澡才回家，哪像那个家伙，出油汗，一双鞋子没几桶水便洗不干净。要不是她心软，她根本不会给那家伙洗鞋子，让他娘的打赤脚。我说，既然你还为他洗鞋子，是不是还有复婚的可能？她杏眼圆睁，“洗鞋子是洗鞋子，爱情是爱情，这完全是两回事么！”她又说：“你以为离婚很奇怪是么？其实没什么。有人说，中国人以前见面就问‘吃了么？’现在见面就问‘离了么？’时代不同了嘛。我在我的同学中间，算是离得最晚的啦！”她果然没为前夫垫付或代付一分钱，显示她追求爱情义无反顾的意志。这实在让我为难。大概觉得为难了我，她请我吃一颗糖以作补偿。我谢绝了。她便继续去吹头发。

最后还剩一个5号，是不用去收水费的。这里原住着老少两个女人，后来少的死了，老的也死了。关于死因，这里的人都吞吞吐吐不愿说，我也不想说。据说人死后阴魂不散，房子里总是闹鬼。有天深夜，差不多整幢楼的人都听到这房子里地动山摇的一声巨响，像是柜子或桌子倒了，但谁也不敢打开门去黑屋子里查看。6号也常说，经常听到隔壁有脚步声，有女人轻轻哼歌的声音。窗子都关了，风吹不进去，但里面的房门有时吱呀——吱呀——砰，自动开了又关上。他们说邻居们一个个后脑皮僵硬，小孩子往大人身后躲。1号劝大家不要迷信，世界上哪有鬼！邻居们便纷纷质问，那天

晚上你没听见巨响么？你去看过没有？科长便支吾，背着手看他的仙人掌去了。后来，房产公司安排别的人家来住，那些人家来看房子，听说闹鬼，就都不敢来了。因此房子至今一直空锁着。

收费表中的5号名下，自然月月都是空白。这也没什么，我们每个人或迟或早都要奔赴空白的。只是5号少女竟走我们的最前面，倏忽而逝，我完全没有料到。我对她的面目没什么印象，只记得她每天夜里归家，大概是在中学晚自习后归家，刚上楼梯就必定超前地朝三楼大喊一声：“外婆，开门！”楼道的路灯总是坏了，她在黑暗中是用高声大叫为自己壮胆吧？她的呼门声与故意重踏的脚步声渐成定规，成为了这里夜晚的一个部分。一旦消失，夜深人静之时，我们仰望泼入窗口的银月，就会觉得夜晚缺失了什么。

5号房的铁窗很快锈了，大门也蛀眼密布，落下厚厚的粉尘。没有人居住的房子，像摘下枝的果子，失了灵魂的躯壳，没有了生命，腐朽得特别快。常常有老鼠从5号房门下面的缝里钻出来，使过往的行人发出一声尖叫，震落心头的喜悦或愁闷。有时候，一枝来历不明的白丁香，会出现在5号门前，不知是什么人所赠，不知是为什么而赠——这是我的想象。

终于，我向供水公司的人交足了水费，包括为6号男主人垫付了他该交的那一半。我的事情算是完了。

## 笑的遗产

我女儿数她的亲人，总要数到游。游是曾经带养她的保姆。

人与人相识是缘分。那一年我家搬迁河西，妈妈体弱，我和妻都要上学或上班，孩子需要托一位保姆白天带养。经熟人介绍，我们认识了游悛黉。她就住在我们附近，两家相距约五六十米，门前的树荫相接，蝉鸣相应。

游其实还没到湖南人可称悛黉的年龄，五十岁左右，据她说，儿子打临工挑土太辛苦，为了让他顶职进厂，她才设法在工厂提前退休的。她心宽体胖，笑的时候，脸上皮肉隆起几个半球形，挤得眼睛也不见了，发过酵一般的肥胖肉身上波动着笑浪。她的哈哈大笑是这个居民区的公共健身资源，你茶余饭后，常常可听到这熟悉的笑声远远传来，碎碎地跳入窗口，息落在杜鹃的花瓣上或者你展开的报纸上，增添你心境的亮色。

孩子开始惧生，哭着不要她。不过没有多久，孩子就平静了，喜欢她的笑声了，试着用手去抓拿她的脸和肥甸甸的乳房。她乐呵呵笑得嘴巴更为阔大。把脸避过去，又突然“呷”一声，还一种新的鬼脸，让孩子觉得刺激和有趣。她可以把这个简单的

游戏，认真地重复无数次，无数次与孩子笑成一团。

孩子多了一位姨姥姥。当孩子可以咿呀学语的时候，孩子便不时结结巴巴报道她在游家的业绩。比方拉了屎，撒了尿；比方屁颠屁颠地跟着游姨姥姥去买菜，游姨姥姥每次都给她买一个油饼，买鱼时给她买条小活鱼。

游姨姥姥常对孩子说：“你不姓韩，姓游”。

孩子说：“我姓韩，也姓游。”

游姨姥姥说：“你长大了赚了钱，给不给我用？”

我女儿韩寒说：“我给游姨姥姥买油饼。”

游姨姥姥便喜得一把搂住她，老幼两张脸紧贴，紧得自己浑身一阵颤抖。“我的好孙子，我的好孙子咧！”

游的丈夫也是个退休工人，白案师傅，擅长面食点心业，常被这个那个饮食店请去帮忙，一去几个月不回家。两个儿子在工厂，一个迷钓鱼，一个好小提琴，工资不高，又都在恋爱，缺钱花，便在家里混吃混喝不交钱。有时还要母亲给钱。要是抢白上了，还声粗脸黑的。游姨姥姥常常红着眼圈来说：“我那两个化生子还不如我韩寒，我哪有多少钱呢？还是我韩寒心痛姨姥姥，我一哭，她也哭，还给我抹眼泪，要我莫哭了，要我吃油饼。”说着又落下一串泪来。

她还偷偷地告诉我妻和我母亲，她月子里落下了病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又被打伤了腰，还血压高，